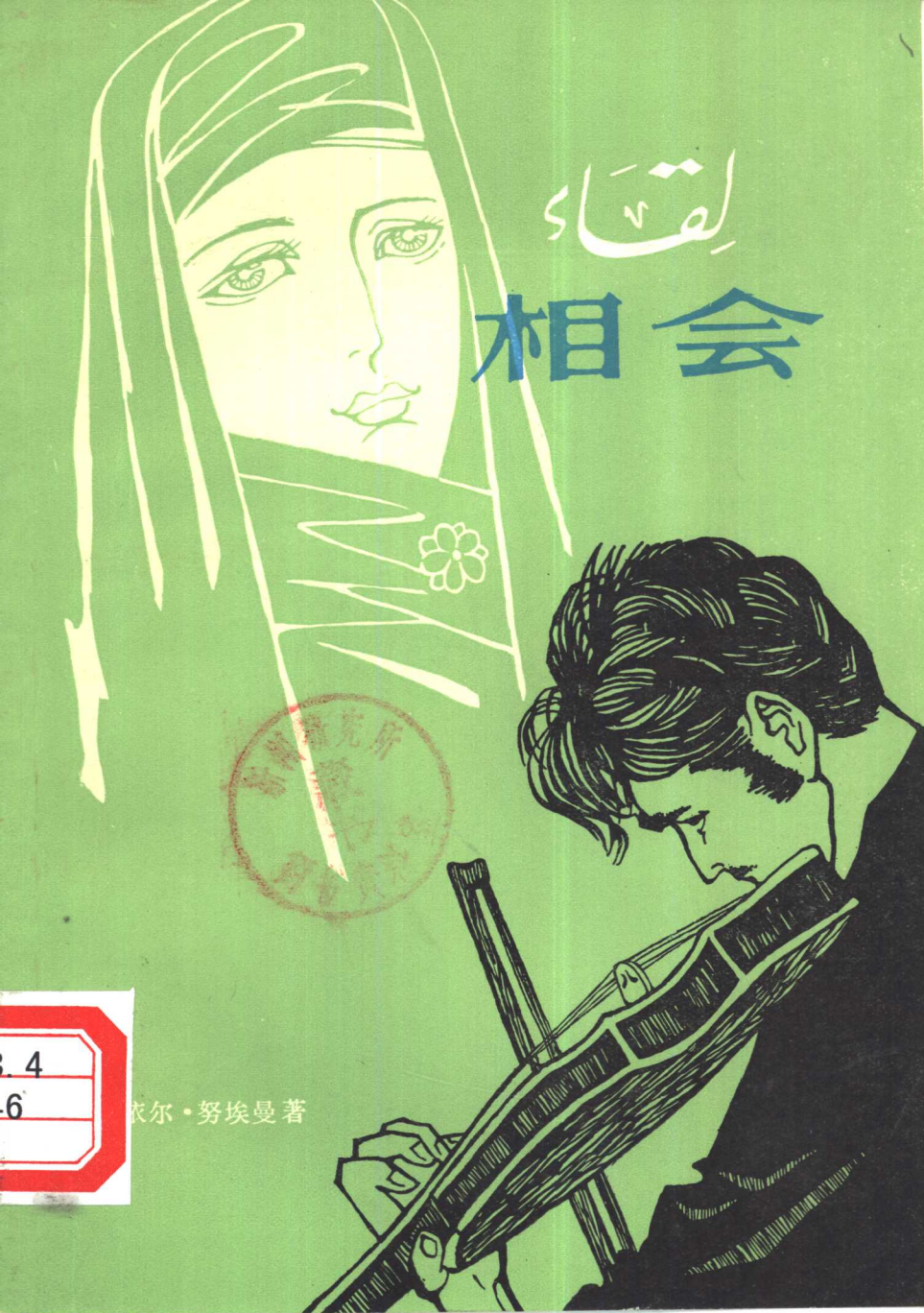


لقاء
相会



3. 4
6

依尔·努埃曼 著

相 会

〔黎巴嫩〕米哈依尔·努埃曼著

程静芬译 林则飞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ميخائيل

لقاء

دار ماور للطباعة والنشر دار بيروت للطباعة والنشر

بيروت

١٩٦١

相 会

[黎巴嫩]米哈依尔·努埃曼著

程 静 芬 译

林 则 飞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75 字数 39,000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书号: 10188·186 定价: (五)0.21 元

目 次

寄存物	1
有罪的提琴	10
意见	20
少女谷	31
沙霍莱伯和迈霍莱伯	39
从监狱到监狱	51
相会	61
后记	70

寄 存 物

时间正值子夜。当猛烈的敲门声将我震醒时，我正在恶梦中挣扎，起初我还以为那是梦魇中的事。我心惊肉跳，很快我就听出有一个恳切的声音在呼叫：“开门，开门！给我开开门！”

这声音对我来说，是很不熟悉的，它在我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但是那一阵阵迫切的恳求声促使我迅速从床上跃起，开亮了灯，快步迈向房门；我来不及细想这叩门者是谁，他干吗要深更半夜来找我，就把房门打开了。

灯光一照亮来人，我就用一种很温和的、企图掩饰内心惊奇的声音叫起来：

“啊，是雷纳里德？”

“大家是这样叫我的。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请进，请。”

我们步入客厅，面对面地就座。客人腋下夹着一把套着金黄色名贵皮盒子的小提琴。他坐下来，把琴搁在双膝

上，然后取了支香烟，点着了抽起来。烟从他的鼻孔和嘴里不断吐出，他连续地抽着，连烟灰都不弹。他的另一只手在提琴上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很快地来回抚摸着，似乎他要保护提琴的安全，又似乎担心它会突然生出两翼，从他手中飞走。

我不打算先打开话匣子。可是客人连续抽了两支烟，点燃了第三支，仍然缄口不言，他也不把目光从地上转向我。长时间的沉默使我不安，最后还是我先开了腔：

“我生平只见过你一次，那是在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前，但是我马上就认出了你，你不觉得奇怪吗？”

“要是你认不出我，那才使我感到奇怪呢。”

“这就怪了，难道你相信任何人见了你，哪怕只是一面，就会对你永世不忘吗？”

“我只是相信，不管谁只要对我的声音听到过一次，他就会象你一样，忘不了我。”

“可是在过去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你的声音。”

他楞了一下，然后诧异地说：

“那么，你怎么会认出我来的？”

“你的容貌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乌黑发亮的卷曲头发垂在你的耳边，双眼上面有着两道浓眉，长长的睫毛遮着眼眶，两只黑眼珠在闪动，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紧闭着的薄嘴唇的两端蕴藏着苦恼和悲伤，还有细长的鼻子和高高

的前额……是的，这是一张富有感情的、瘦削的、憔悴的、褐色的脸庞，我没有忘记也决不会忘记这面容的。你那细长的手指在琴弦上的灵敏动作是诱人的。有谁看到以后会忘掉呢？”

“这些就是你所记得的关于我的一切吗？”

“不，我没有忘掉你的提琴。它在我见到你的那个夜晚，是你的一部分。它那甜蜜的声音，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可是你说从未听到过我的声音。”

“我说我没有听到过你的声音——是你的语音；而你的琴声，我当然是听到过的。”

“难道我的琴声不就是我的声音吗？”

他自言自语地说着，然后俯下身去，把提琴抱在怀里。我感到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对我的无言的、婉转的责备；还有一种对提琴本身无法形容的爱怜。

接着是长时间的难堪的沉默。大概是我冒犯了客人，使他对我不满意了；或者是我侮辱了他和他的提琴，因为我在谈论提琴的时候只把它当作一件乐器。我想抹去这些不愉快，缓和气氛，使他很容易地达到来访的目的。我开始让他回忆我首次见到他的那个夜晚，那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值得纪念的夜晚。我说：

“你还记得‘灯塔旅社’的开业夜宴吗？”

“怎么不记得！它是我生命的开始，也是我生命的结束。”

“我简单明了地跟你说话，你却含糊其辞地回答我。不过没关系，你是一位艺术家。我的朋友萨里姆·卡拉姆对你的形容毫不夸张。那天他就是拿你来吸引我，使我接受他的邀请参加晚会的。他知道我讨厌形形色色的宴会，特别是宴会上过分的喧嚷、嘈杂，以及灯红酒绿的欢乐。”

“他是怎样拿我来吸引你的？”

“他说：‘你将听到小提琴的演奏，这琴声是你有生以来未曾听到过的。’”

“他没有说，你将听到小提琴家的演奏？”

“他是说，你将听到小提琴的演奏。”

“我倒想不到他会有如此高的鉴赏力。”

“你的意思是，他把你和小提琴看作一体了？不错，萨里姆是一位有很高鉴赏力和感觉敏锐的人。他同我谈论你有一个来钟头，他说谁家的旅社把你罗致进乐队，谁就好象得到了瑰宝。当我向他问到你的血统和国籍的时候，他说除了你所告诉他的之外，他不知道你的更多情况。他只晓得你的父亲是黎巴嫩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你在意大利学习小提琴。你的双亲去世后，你就回到故乡，靠自己的天才谋生。除了你的提琴外，他们在尘世间没有留下分文财产。而你则不愿用父亲或母亲的姓，只使用你自己的名字：‘雷

纳里德’。”

“这些都是我告诉人们的，为的是不让他们多管闲事。”

“你的意思是事实并非……”

“现在不说这些吧。告诉我，在那个夜晚，我的小提琴向你倾诉了什么？”他深情地把提琴紧抱在胸前说。

“它用细腻而又优美的旋律向我倾诉，这种乐声是我一生中听到过的，它的含义不是语言、笔墨、琴弦所能表达的。尤其是那首题为《相会》而远不止于相会的乐曲，它从热情奔放开始，最后转为神圣的感奋；它那神秘的思念象迷雾，彷徨的情绪似烟霞；然后，它又转入明朗和庄重的静谧。那时，你就是提琴，提琴也就是你，你和提琴浑然一体，化为奇妙的乐曲。在我有生之年，是不会忘记它给我的印象的。我认为别人听过之后也不会忘掉，特别是旅社老板的爱女——贝哈小姐。那时我坐在她身旁，感到她那富有青春活力的、美丽出众的躯体，在不寻常地颤动。你的琴声好象时而在呼唤，时而在低语，在她身上起着电流的作用。当她在曲终晕倒时，我非但不觉得惊奇，而且早已料到会如此。不过混乱和惊恐已过去了，感谢真主赐予平安。那真是个奇特的夜晚。”

我止住了话，给对方以机会，也许他会向我吐露他的秘密。但是他更加执拗地沉默不语。我觉察到他的脸部和动作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脸色发青，双眉紧锁，嘴唇微微发抖，

凝视着灯光的双眸黯淡了。他两手松弛下来，提琴从他的胸前落到双膝上；他的手指僵直着，不再爱怜地来回抚摸琴身了。

好几分钟过去了。我搜索枯肠，想找个话题诱他开口。但找不到比谈论旅社、旅社老板、以及老板的妻子和女儿更好的话题了。因为一年多以来，他就在旅社里演奏，他了解他的主人们，也知道我与他们间的交谊，这个话题对我和我都是熟悉和亲切的，所以我在犹豫之后，又说：

“萨里姆先生真是个好人，是一个高贵、仁慈又机智的人。他的妻子虽然不及丈夫那样聪明大方，可是在妇女中间也算是个佼佼者。至于他们的千金小姐贝哈——安拉保佑她——无论是在这座城市还是其他城市，再也找不到能够同她媲美的姑娘了。她确是一个从天国降临到人间的奇迹，无怪乎她的双亲宠爱她到了崇拜的地步。难道你不同意我说的吗？昨天是她的十九岁生日，毫无疑问，这是个美好的节日。”

沉默。

“我难得访问他们家，因为我的住处离他们太远。自从那次开业晚宴以来，我还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近况如何？都很健康安乐吧？”

沉默。

“我听说贝哈已同本城的一个富贵之家的子弟订了婚。

我希望他能同她相配。你认识他吗？你觉得他怎么样？”

沉默。

我的策略失败了，于是我便决定沉默，不再说话，直到他开腔为止。果然沉默比谈话有效。过了几分钟，我的客人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捧着小提琴，神经质地高声说：

“我来的想把我的灵魂托付给你。”

“你说什么？”

“我的灵魂，我的灵魂。我求你来保管它。”

“谁？我？保管灵魂？”

“你，是你。我知道你是谁。我的琴唯有在你的手里和你的保护下才安全。”

“哦，你是要把提琴留下寄存在我这儿。你这是要我承担一份很重的责任啊，我的朋友！”

“对于别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累赘；而对你来说，却是一个不大的负担。我对你的全部要求就是，除你之外，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也不让任何人碰到它，将它放在干燥的地方。此外，你不承担任何责任。”

“也许你要去旅行吧？”

“是的，去旅行。”

“到哪儿？”

沉默。

“对不起，也许我不应该问及与我无关的事情，但我是想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可能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也可能一年还不回来。假若两年过去了，而我还没回来，那就请你把提琴连同琴套烧掉，把灰攒在一起，把它埋在一棵孤独的老松下。”

“这是一个奇怪的嘱托。你真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我要斗胆请问你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请不要询问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可能有一天你会明白事情的一切，也可能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没关系。这是一个我无法解开的谜，但是……”

“但是天还黑漆漆的，雄鸡却已经在叫了。我必须在黎明前把寄存物交给你，然后离去。请你保管好，并且不要从坏处来想我。”

他双臂战栗着，把提琴捧给我，又弯腰俯首，在提琴上亲了一个长吻。我似乎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我小心地、更确切地说是虔敬地，从他手里接过提琴，痛苦地说：

“请放心吧。我将象保护我的眼珠一样保护它。希望你尽快回来，让我再听到它的倾诉声，让我不因焚毁它而痛苦。安拉不会答应的，决不会答应！”

我的客人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向门口，我跟在后面。他刚要伸手拉开房门，却又回过身来瞧着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有一个最后的嘱托，也许它是最难启齿的。那就

是……就是我今晚到你这儿来，这件事请你保守秘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不要泄露我们之间的一言一行。你能和我约定……并且信守这一约定吗？”

“如果有人向我打听，你要我把有过的事说成没有吗？你要我撒谎吗？”

“诚实有时是最虚假的，而虚假有时是最诚实的。我的朋友，我是诚实的，用不着欺骗，我怎会教你去欺骗或撒谎呢？我不过是要你你将这件与人们无关的事保守秘密。倘若他们知道了，只会产生误解。答应我吧，答应我吧。”

他的热情和渴望消除了我的警惕，打消了我继续争辩的念头，我说：

“就按你的意愿办吧。我答应对你守约。”

“那我就走了。”……他拉开门出去了。我说：“祝你一路平安，再见。”

他停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轻轻地说：“再见了，再见了。”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看我，大声喊道：“请你说，‘但愿如此’。”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他，话音好象被人切断了似的：

“但——愿——如——此！”我仍然站在门口，谛听着他的脚步声，看着他在微弱的灯光下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黎明前的黑暗吞噬了他。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或见到他了。

有罪的提琴

三天过去了。在这期间，我的思绪从来没有离开过雷纳里德和他这次充满神秘色彩的奇怪来访。我诧异自己怎么会那样轻易地顺从了他，接受了他的寄存物，相信了他所说的一切。我怎能确信提琴盒里装的真是小提琴，而不会是炸弹、毒蛇或者小妖精呢？我是多么简单愚蠢啊，竟然保证不向人们透露他的来访和他与我之间的一切。也许我不应该对此保持缄默，缄默只能产生不良的后果，只能使我陷入可怕的困境。然而，这个人的整个语调和动作，都向我显示着他的诚实，同时这诚实也表现在他的衣着和他的脸上。我没有觉察到他有半点儿伪善和狡诈。谁能使我的眼光背叛我？我的心会把我欺瞒到如此地步？不，不！这个人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他为什么坚持要我与他订立协定？为什么我会答应他保持沉默？我应该拒绝才是，屈服是一种无可辩解的软弱。而事情过去后再自怨自艾，又有什么用呢？我既已与他订立协定，现在就不能食言，必须信守不移。然而，我跟他无怨无仇，他怎么会在万众之中独独挑上我，要把我推进灾难？他选中我，是出于对我的巨大信任，这不是很明显的吗？那么，我的错误就在于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

我正在这样想的当儿，突然一辆豪华的轿车停到我家附近，一个身材匀称、体格壮实的中年人下了车，我一眼就认出他是我的朋友萨里姆。不知何故，我的心房紧缩起来，思绪如云雾般地缭乱。我感到在他突然来访的背后有着不祥的消息。但是我强作欢颜出去迎接了他，高声说：

“欢迎，欢迎我的朋友萨里姆！”

他在离我几步的地方喘着气同我打招呼。他的胡子搭拉着，头发零乱地披散在没有戴帽的头上，他本是一个公认的相貌堂堂、注重仪表的男子，可现在他的服饰和面容都显出不修边幅的模样。

“朋友应当是患难之交。而你——安拉保佑你——既不是欢乐时候的朋友，也不是患难时候的朋友。”他不同我握手，边说边走进了房间。然后坐下来用丝绢拭脸，好象一个累得精疲力竭、满头大汗的人。而事实上他仅仅走了几步路，额头上并无半点汗渍或灰土。

我坐在他旁边，用手轻拍着他的肩膀。我努力以欢快的情绪压抑着不祥之感，说：

“欢迎欢迎，萨里姆。多美好的来访，我们阔别已有一年多啦。我知道你为何而来，你是来邀请我参加贝哈的婚礼吧？”

我的朋友顿时显得痛苦万分和怒不可遏，他浑身颤抖，

面如土色，抓住我的手，用力捏着，直到我痛得快要叫出来。然后他眼睛盯着我，暴躁地说：

“你在我患难之际袖手旁观还不算，甚至还要来捅我的伤口？不，我不是来叫你参加贝哈的婚礼，而是她的葬礼！”他准备象刚断奶的婴儿那样放声啼哭。我张口结舌，喉头燥热，两眼发花，手足无措。

这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在他们正要获得圆满、美好和真正的幸福的时刻，却失掉了他们的唯一宝贝，这确是飞来横祸。他俩喜欢富裕的生活、响亮的名声、良好的品德和夫妇间的和睦，成为使人羡慕和敬佩的对象。他们的女儿贝哈更给他们的美满生活锦上添花。他们对她的钟爱到了如醉如狂的程度。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姑娘象孩子般的单纯、象天使般的纯洁和先知般的真诚。她不卖弄风情，尽管她的芳龄已有十九岁；她也并不矜持，尽管她的天性庄重和显而易见地很聪明。她常常微笑，但从不放声大笑；她不大声说话，只是低声细语，但低语中隐含着最美妙的曲调和最柔和的色彩。她不跳舞，但是她的步履就是生活波浪中最优美的舞步。

我很喜欢贝哈。她对我表示亲密的时候不多费唇舌，只说“我最亲爱的朋友”。她最感兴趣的是跟我谈论诗歌、音乐和我们称之为“大自然背后”的事物。由于她在这些方面很热衷，所以我担心她那少女的纯洁心灵会患“充血”或“积

食”症，但是她却以惊人的理解力，驱散了我的忧虑。她能毫不费力地深入知识之底蕴，并飞跃到思想和幻想的顶峰。

我力图在我的记忆里，再现贝哈那张细腻、光洁和非常匀称的脸庞，然后想象她的尸体；但是，我驾驭不了自己的思想，也不能驱散整个幻觉，我的心收缩起来，我不仅为她无限惋惜，更为她那坐在我身边的父亲和在城里受折磨的母亲而深感悲痛。我搜索枯肠找话说，但找不到片言只语。房间里的空气就象铁罐子里的空气那样，使我感到窒息。最后，我的朋友使劲地吐了一口气，他低声说道：

“我们动身吧。”

“上哪儿？”

“到城里，上我家。贝哈给我们带来了不幸，我担心她的母亲也要给我们带来不幸。我们走吧。”

“但是……但是请你告诉我。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生的？”

“这就怪了，消息竟然一点都没有传到你这儿。几天以来，它是这座城市，不，是这个国家的新闻。”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在怎样的孤独中生活的？我毫无所知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路上我会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锁上门，快和我一道走。兴许我们还能救贝哈母亲的命。”